此木軒雜著

此木軒雜著卷四

雲間焦袁熹南浦撰　後學金夢熊蒓鄉
　　　　　　　　　　　　姚鴻煦冶亭　校字

太史公書王蠋

茅坤言太史公作列傳七十傳節義者僅一伯夷若王蠋則附見田單傳太史公所嚮慕者在彼而不在此也坤之憑臆判斷多類此可謂無識者也唐仲友則云太史公書蠋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爲蠋立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於蠋無加損據事實錄附之單傳則知蠋深矣此論得之凡義烈卓偉殊絕

之事所傳止數十言或三四言史家故不能以意增飾而爲之傳也附見之與立傳非有輕重之别唯沒而不見乃爲可責耳必若茅君之云則夏之龍逢殷之少師亦將以其不立傳而少之乎

司馬師王敦

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之因大吐衣面皆汙敦果照視見臥吐中乃已蘇子瞻曰哀哉小同殆哉跋跋

乎允之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夫愚謂小同之不見疏蓋非妄也而師必殺之此正懿所謂此兒竟可者而攫魏之天下若股掌間物也敦之反畔與司馬氏等耳兇殘之性人知其不可得而嬰也於允之猶意其實醉不殺敦之不能爲師可知也敦亦竟病死嗚呼甯我負人無人負我師之道故有所受之也然又非始於操與師也且其後又安所終哉嗚呼可勝歎哉

阮思曠

阮思曠有好車人欲借之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曰吾

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夫使人不敢借阮以爲恨而今人之所私以爲得計者也其能學阮之焚車乎曰使一焚其車而可以斷彼借者之意所棄者一車而所全者什百千萬無算也則我知其不借而焚之決也夫且以謂古人之智亦若我然也

蘇洵辨姦

此篇可不必從

嘉祐初蘇洵至長安以文干諸公歐陽修等皆稱之是時王安石負重名見洵所著權書衡論幾策薄之曰此戰國之文爾洵大恨作辨姦一篇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無私也無私則靜靜則明明則

見微而知著是惟無言言無不驗於後者雖不驗於後顧其理不可易也儀封人入見夫子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夫子卒老於行然君子以封人為知天左氏載列國之事婦人孺子或能决人善惡福禍於其始生之時聲音形貌之際毫髮不爽君子不以婦人孺子為聖人知人之難也就使言之偶中亦不足貴況左氏浮夸不皆可信哉洵以私憾詆安石譬如市井之人競於錐刀之末不獲而怒且詈所謂天下之靜者固如是乎嗚呼婦人孺子之心非有私也其言之奇中亦容有不可沒者君子

猶不以知人許之今也愛憎之私擾擾於胸中挾其
逆詐億不信之智而幸其一言之中以竊附於知人
之明是何心乎其言曰夫人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
形之患雖有願治之君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天
下必被其禍其後安石得志斥逐朝臣變更國政小
人乘其間更進迭佔卒假紹述之說以圖報復流禍
無窮洵之言可謂驗矣天下後世遂相驚以洵之智
幾於神不可及莫能察其言之過者甚矣世人之惑
也紹述之事於安石無與使安石不爲惠卿等所誤
新法雖行較之於舊其利害猶各有所當如差雇之類天

下宜未至於不安也而何禍患之有哉且洵之所謂姦者果安在邪其曰王衍盧杞合爲一人者以其名譽之高傾動一時而實陰賊險狠與人異趣也然皆非指其實而言之指其實而言之不過曰面垢不洗衣垢不澣食犬彘之食耳此數者洵所以知安石之姦也安石之爲人刻苦清約出於天性又好思慮而外形骸意有所至則不復知其他蓋有食而不知其味者矣謂之不能檢其身則可指以爲姦過矣面垢不洗衣垢不澣何足以悅人而安石爲之彼自官以求進殺子以食其君者其心何如哉安石之心其若

是否也昔者仁宗嘗以食餌一事而知安石之爲姦人矣仁宗已不得其情而洵復陰竊之以市其智以自快其私吾惡知夫姦之實不在此而在彼哉或曰洵之辨姦非也然則安石將得爲賢與曰何爲其然也夫安石者志大而量狹才高而識卑行已則尙異而賤同與人則好同而惡異孔子所謂使驕且吝雖有周公之才不足觀者安石殆近之矣先儒有云人必身在堂上而後能判堂下之曲直洵特輿皁之黠而敏者耳何姦之能辨其後蘇軾在朝廷閒深嫉程伊川之姦而力擠之父報讐子且行劫軾之擊而不

中也則洵之倖中者有以教之哉

主司二則

後漢樊儵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按此即唐世美莊之說所由昉也今之主司在場屋中見文字頽穉弱者輙取之老成簡練者戒勿錄其用心亦已巧矣而乃更得者皆違其所望徒爾懊恨此則糊名易書盡制曲防較之前代猶爲彼善於此者焉

元徹里帖木兒爲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試官供張甚盛心不平後遂首議罷科舉按待試官燕席之盛

明代之本朝皆因之主司非至不肖未有不感激矣
必思爲國得眞士以報禮者也乃知忠信重祿用意
之深立法之善有不止區區飲食燕好之間者其爲
鼓舞激勸豈有量哉或者欲概從節省與徽里帖木
兒何異

唐李郃

劉蕡蓄忠誠於甕牖舒憤懣於天階志欲與龍比其
游地下諒哉不可及矣然吾以爲李郃尤賢於蕡也
使郃循嘿不言天下之士不以責郃一人也顧其心
有深自愧恥不肯自隱忍於冥冥之中者其爲賢人

君子皎若日月無論當時雖前後千百年間不能數數見也宋子京傳贊中顧無一言及郤何哉

鼠蚊說

甘鼠齕物而物不之覺彼其口故有異於他鼠者也是天所私與之也物雖受其毒將誰尤乎抑非特鼠也蚊之噆人也裁著膚而痛若錐之入驅而殆之恐不逮蓋終不獲一嘗夫血之滋朱焉有異於此者恣意吸吞既厭其欲然後覺之而欲驅之而彼且飛鳴得意以去是甘蚊也何天之獨私之而使其口之異於衆邪夫蚊與鼠其小者也使人之以口肆其毒也

何翅倍蓰而什伯䝤無如其甘何也此所以朘人血肉不知厭極而得意飛鳴終身無禍者多也

鵁鬼

抱朴子載吳景帝殺鵁鳥埋苑中使覡視之見白鵁立墓上事而曰然則鵁死亦有鬼也巫覡小術有此奇驗誠足述之以資談笑若鵁死有鬼曾無多怪余伯兒幼時獨卧寢室起而大啼問之云見牕戶間一鵁延頸向我乃新殺一鵁暫詣此庭中耳夫含生之族皆有神識下至蟁蝱蠛蠓獨無徒以微貲更微𠊳疑不能形見正使彼自形見而離明之力固亦難察矣

三物

蟾蜍食蝍蛆蝍蛆食蛇而蛇又食蟾蜍此三物者何其技害顛倒一至是也不能食其食已者反食其食食已者報讐以德報德以讐其三物之謂與至於三物相值莫敢先動是又以相持而得全嗚呼人爲萬物之靈而其性有若彼三物其鼎峙角立相牽制之勢又有若彼三物之相值者豈少也哉是謂以人而師物以人而師物故吾於三物者無責焉

蟻

蟻與蟻遇若口相語既而一蟻所欲得者衆蟻皆赴

之羣起而爭趨以集事是非有言語相教示何以能然邪蓋其聲氣細微人之耳力有不得施焉余向持此論以爲得之既而讀東坡怪石之說曰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則余又疑夫人固有之物亦宜有然者烏知非蟻之以形語者初不假於聲氣乎夫一蟻也不可以智知者有如此其況能盡窮天下之物乎故夫學者之於物也若此之類以不窮窮之斯不害爲智矣

史正志

史正志初登第求爲秦熺女壻屬其素所交結者賂

嬉乳媼使譽巳泰氏鬪而薦之遂不見納此事足快人意然是時求爲秦壻者何啻數十輩而正志乃以行賂失之小人雖蠅營狗苟無所不爲至於遇合之際其得失亦自有命不然賂其乳媪使之譽巳其術豈不爲極工哉

張禹

讀張禹傳未有不憤恨切齒欲食其肉而飲其頭者若無班氏良史之筆安能使鄙夫心肺片片抉摘紙上令千百世如見之乎然使王氏僅若丁傅無巨君簒竊之事則所以怒禹者不若是甚也巨君之事禹

蓋不能前知然禹所欲得者田宅而已爾墓地而已爾子孫富貴不絕而已爾國統殄滅宗社蕩覆必不以一毫累其心也則謂禹前知之豈過也哉

張江陵

張江陵柄政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旨更損其數然此猶之可也至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所司懼罰而取盈則吾不知其何說夫定決囚額不得過多猶不可行況取盈乎大約廟堂之上意所偏注則奉行者勢將無所不至殺人不足道也可不戒哉

崔浞

崔湜以譙王敗當死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及爲相陷幽求嶺表密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不克又與太平主逐說湜嘗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湜之欲殺幽求逐說豈所謂制人者邪然湜竟賜死制人者乃制於天使湜得良死是無天也雖然如湜之爲蓋亦有大用之以濟事者矣又豈可以常理論哉彼其爲幽求說者可悲也末爲明祖而發

程邵公

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此聖人之謙辭忠信如聖人數千百年之間不一二見也明道先

生爲其子邵公作誌邵公生五歲而夭其天質之美誌中言之備矣明道非譽兒者殆幾於聖乎以此想見文王生有聖德如鳳凰麒麟自其初生毛彩已具蓋婦豎皆能識之而況於太王乎顧未知邵公之於文王氣象相去何如也苗而不秀竟爾空生氣運使然理亦無怪

宋康王

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嗚呼自古人君求亡之速未有逾於此道者也室堂門庭萬歲之聲

若雷之同斯其爲妖也大矣堯舜之朝必有吁咈若使稷禼皐夔龍伯益同聲而稱曰帝之德至矣凡所欲行者諸臣將順之不暇而無以議爲也斯其爲萬歲之聲也抑又甚矣夫安能無損於唐虞之治哉夫宋王所悅者萬歲也堯舜之所樂者吁且咈也今以宋王之臣而事堯舜之君愚誠不知其何爲而至此也

相知

古語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又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相識甚易相知甚難今之人苟相識則曰此

相知者不知所知者何也雖然彼與彼均之無所可知者則相識之外實無相知謂之相知也固宜

魏鄭公語

魏鄭公有言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予謂此正人之通患非特人君而已故孔子曰愛衆而親仁又曰友直諒多聞必曰親之友之不唯貌敬之而已貌敬之而弗親弗友猶見八珍之食而弗肯食徒歎賞其味之美無救饑餒豈有肥澤之效哉原其所以重君子而恭而遠之者畏其勝已也輕小人而狎而近之者喜其與已類也人誠有必爲君子

之志有不免爲小人之懼則雖欲不親君子不可得也雖欲不遠小人亦不可得也

符命

自新莽稱說符命盜竊神器光武中興因而用之於在光武雖兇寡學之誚至蜀漢諸臣猶稱引河洛之文以爲勸進蓋相沿以然假令諸葛王佐矯然違衆削此隱怪之說於義誠正然於國家事體未見有益英俊之士宜其不以屑意至如後主嗣統不踰歲而改元諸葛亦復安之若事勢當然者此則智者之一失殆倥偬不暇故與

水災

歐陽圭齋劉宗說碑云河決大梁城門不開公揆視得高陵撤相國寺朝元宮木爲橋百餘丈道民循城顛行薪米不絕比屋乃炊按此非常天災不幸遇之當事者可倣而行也凡城內宮寺大木在處多有其藉以濟一時者又不特水患而已如守城捍寇亦多取資於此也噫一木耳當其急可以拯數千百人之命然非賢人智士則莫之能用也故夫國之所恃者人而已

明祖

懼病莫切於大病之餘懼亂莫深於極亂之後無他身嘗其害不堪再罹故也然而病或加於小愈亂或起於粗定者多矣夫病加小愈由不愼自致之謂之能懼未也亂起粗定則必非其民爲之而上實使之不得已復相從於亂若秦若新莽若西晉皆是已其或雄猜嗜殺行事有足以再致亂而不勝其圖治之力也則亦不亂明太祖是已嗚呼民生之艱亦甚矣哉

王鳳

建始三年京師訛言大水且至大將軍王鳳議以爲

太后與帝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鳳之庸猥如此及其陷王商使歐血死殺王章使朝臣結舌根株牢固竟成篡竊之基從古極庸猥之人未嘗不能爲大惡能爲大惡者其實只是極庸猥之人遇一小事底蘊畢見乃至與婦孺不異如鳳其尤無足比數者也

善言

荀子曰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布帛益其生而已言之善使夫蒙者瘖踣者起痏者完其德於人豈特尋丈之間哉且夫以布帛與人貧者

不能也以善言與人無虧於我之絲髮而人獲其大利無問貧富皆可能也盡其誠心可也傷人者人亦傷之矛戟相尋於無窮是自戕之道也彼其不仁不智之甚者也戒之哉

惡鼠

山海經言礜可以毒鼠又草名無條可以毒鼠物之至賤而可惡者無若鼠壽之不為虐石草之功與樂火已疾等相亞蘇子瞻有黠鼠賦又有却鼠刀銘以謂刀之神勝於猫也夜聞剝剝嚙箱篋聲時時裂紙嚙去不知所損者何書也艮久不得寐家故有猫尸

厥職不事事思此刀而不得起書數言以洩吾忿焉

姚璹

唐武氏以符瑞自神姚璹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為上應國姓裒類以聞璹用是得為宰相明堂火后欲避正殿應天變璹曰此人火非天災后乃更御端門大酺燕羣臣相娛樂小人曲意阿狥無所不至不顧天下人嗤詈此無足怪者顧未知草樹有武名者是何等草樹也至引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散壞為說則更可怪之甚信如璹言則須天地山川即時消陨城郭宮殿無有孑遺然後武氏之佛道成矣后

亦何樂乎此佞人之言聽之若可喜其實則爲妖爲孽不祥莫大焉皆此類也后之甘其言以爲至忠斯婦人之智哉

乞火寄汲

淮南子云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余謂六經者大道之所出猶燧也井也不熟復聖人之經使浹洽融釋於心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而掇拾一切辭章以夸多而鬬靡者是乞火寄汲之類也旦旦而取之昔昔而求之一不獲則生活之道窮矣

楊收論樂

楊收言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漢祭天用商而宗廟不用蓋商聲剛鬼神畏之收之精識爲老儒所歎服者其論如此鬼神尙淸靜喜幽闇故詩曰於穆淸廟又曰閟宮有侐聖人知其情狀禮容樂聲皆極致養之道非惟酒醴肴羞而已近世喪葬鷰享所用悉是俗樂其聲之粗厲剛猛夫豈特商聲而已哉沿習久而無以革之可歎也愚又聞鬼神不喜鐘鼓鐃甯若卒爾大作者輒避去之傳聞國初吾鄕一事涉於譎怪故不述之要之其理與收言足相證者深思之亦窮理之一事也

朱博

孔子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孟子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吾讀朱博傳其始爲刺史太守左馮翊廷尉也遇事出奇吏人畏服蓋其材智優於功曹掾吏遠甚馭之有餘以此著聲績誠亦一能臣不可得而放廢也遂欲以大位處之則匪其任矣挾邪僻心抵誣罔自殺所謂材智者竟安所施哉然博不足道也如黃霸者治行冠西京及爲丞相便無足稱夫小人材器不同而各有極有裁可治鹽醯絲枲之事者有可任兵

賦刑獄將作之事而必不可使論道經邦者霸以丞相入循吏傳猶之未可大受者也

閣名

子瞻與朱康叔書云閣名久思未獲佳者更乞詳閣之所向及側近故跡爲寄以子瞻之腹乃貧於此兩字邪凡文字皆有所因而成苟無因即不可得一字兩字若天無雲則不能爲雨樹無枝則不能爲華也每見世俗蠢人作賀壽誄傳記敘等文者絕不得其性行言貌事蹟有所臚列則又決不可入文字此雖冠代才筆不能與之作也能與之作者即其文可鄙

也愚又謂司馬遷班固歐陽修諸人文章之妙誠不易及然若果得其種種底本粲然列几案間因而書之與彼諸人所爲初無今古之異唯私意多者乃不可界以斯事耳

好醜

東坡論怪石云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爲怪矣坡意以物貴其所少遇其少者即爲美矣是安得盡然乎堯之世黎民於變時雍獨其兜三苗鯀者天下號之四凶一瞍一象頑傲不少悛改天下不聞以瞍象爲

美也假如世上婦人皆若南威夷光獨一女子惡逾嫫母人又豈以其少也而爭委禽哉是知好醜原有定形非徒聽命於多少之數者也

匡衡

匡衡曰雖聖性得之顧復加聖心焉蓋性得之者天質而已心則人之所以用其力而充長其性者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不如某之好學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此之謂也漢儒學有淵源如衡其最也董仲舒匡衡之文得六經之旨爲深非特其辭之溫懿而已夫何衡之爲相不副其經

史臣漸之乃至與張禹同傳惜哉

漢宣帝

霍光有安定社稷之大功非特擁立宣帝爲私德而已雖十世宥之高廟神靈猶當心許雖不發顯毒殺許后事失人臣節然以宣帝視之罪猶不足揜其功也山雲禹之謀逆蓋事勢窮蹙計出於無聊耳正使謀逆是實顯等可誅而光死未幾竟赤其族不爲屈法以延一綫之祀少恩甚矣㑊君集雖以反誅太宗以其功大原其妻及一子徙嶺表君集之功豈足以當霍光之百一若太宗者可爲後王法矣

李獻吉

李獻吉言史漢後作者刻精劖采著力字句之間故其言枯而體晦獻吉此言中宋景文之膏肓乎然吾觀獻吉所爲碑誌等文理亙多紕繆與史漢無分豪似者使其操史筆多恐又在新唐之下也近世史才實難不得已則取文理平通者正使卷帙煩無後有能者尚可因而加芟潤焉如新唐則雖欲更爲之不可得已

經疑

宋元人經疑今若以之程士則題目有限豫備爲易

且文旣樸直而論說亦多相同難以第其高下或高材者務爲新異以求中其科反爲經術之害固不若今制舉義之善也然而今世之病尤在荒經宜令學校之臣於月課中兼試之最優者或充選貢時時申奇袤之禁使士子稍知讀漢唐人箋疏諸書亦興復古學之一端乎

祠廟

郭璞山海傳云讙兜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事雖不可知然其言有可取者大凡流放之罪聖人皆不欲殺之也自以罪大投海

而殁帝心憐之宜矣且使其子祠之南海之濱宜有祠宇焉四凶尙然况帝舜之親弟君彼有庳者乎斯又事理之不足疑者也而王伯安象祠記謂象化於舜士人思其德故祀之不廢此自是講學立教之文必謂得其情實則未然也秦二世有祠楚人至祠蕲尙唐時有董卓廟此豈亦化爲善而有德於其土者耶蠻夷尙鬼之俗尤不足怪或已廢而復興淫昏血食雖立禁防猶不爲止也

好龍

葉公子高好龍居室雕文以象龍天龍聞而下之窺

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乃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世皆
哂笑之以爲葉公之不好龍甚也予謂龍蟲之智者
也一旦乃爲葉公下精神之格也彼其好之蓋有所
謂若見於羹若見於墻者顧以爲龍者終世不可得
致之物及其一旦見之出於望外即安得不且驚且
駭棄而却走哉雖失魂魄亦足以酬其志矣若夫雕
繪其室以供耳目之翫而語於人曰吾好龍好龍云
者騰蚍蜿蟺曾不肯爲之徠也而况於眞龍乎嗟夫
葉公能致眞龍矣竟以棄而却走爲世嗤笑况於騰
蚍蜿蟺之不能致者又何如哉又何如哉

楚共王

楚共王亡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蓋聖人之道所以爲大者唯其公而已子路有車馬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可謂能忘私矣及觀孔子之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則子路之沾沾於此猶有不忘者存也假一弓以爲喩此王道伯術之辨學者所宜求得其意也抑吾於此知可與言者之難得也共王一言若庶幾乎人君之度者故孔子引而廣之不然兒

亡其弓而親弟得之猶將怫然而怒或致鬬爭者有矣其又可與言乎哉故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受教者必有其地然後至言可得而聞矣

傅奕

唐之闢佛氏者退之之前則有傅奕退之上表言事佛短促出於奕也然奕臨卒遺令倮葬又嘗注老子知其非粹然儒者之學也其不喜佛氏蓋天姿卓詭自不可回爾是以纘禹續孟之功獨歸之韓子焉如奕者裁可方陳涉之啓漢高乎

臨模

徐文長有言凡臨摹直寄興耳摹蘭亭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稱高手余因是思古人爲文若詩題曰和某某擬某某者今觀之多不甚似蓋不求其甚似也但求其似而已效西施之顰追邯鄲之步自謂桑門可惑都市可傾然神囚而氣餒機死而趣亡以謂非有癡疾者不至此也其偶然全似令人欲失笑者乃所謂無可不可亦所以爲游戲云爾要之自得之致故自在根具眼者難値其人皆我猶可賞我乃轉失之徐又有云凡物神者則善變語至於變又豈可以一法一理盡之哉

柳下季

柳下季嫗不建門之女覕之猶所生仁而嫗之非尚異也非以爲能人所不能也其心固曰生人之道當如是而已魯人者之不逮柳下季亦遠矣覕覕嫠婦之幼者其心有不化焉故秉禮以拒之孔子聞而善焉以謂天下皆如柳下季則男女之坊殆於無用唯其不能故魯人者之禮不可廢也且柳下特聖之和者也孔子之德之盛其一覕同仁與天地合者奚翅柳下而所執者則魯人之禮也此所以爲大中之道萬世由之無弊與

坐講

伊川爭坐講世儒頗怪之按伊川劄子云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又貼黃云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當時臣寮既不以侍坐爲嫌而講官之不坐又緣以手指書未知通變而然則坐講之請在當時非有難行於情於理皆不爲過謂講官非古師傅比不應便以師傅之道自處者蓋考之不詳矣鄒志完論伊川謂其有不通處誠亦有之至於迂闊太甚如世儒所億度者實不然也

遺跡

靈巖有響屧之躅茲泉著垂綸之跡昔人依約其處鑱鑿成模欲使後之觀者徘徊顧慕惆悵沉吟不忍舍去也夫豈眞夷光之趺苧立移晷尙父之膝啓處經時哉然此等皆不言何代何人爲之益令人緬然長想也嗟乎捐珮江皐遺褋澧浦在昔之人洵有情乎

涼堂

水經注晉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稀見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羈游宦子莫不尋梁契

集用相娛慰按國風期我乎桑中亦是刺其騖淫但彼是士女相期期會此則竝是男子畱連移晷將何不至乎

筮短龜長

水經注獨松故塚爲水毀其塼文筮言吉龜言凶百年墮水中又云昔有人於龍沙得故塚刻塼題曰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龜言其凶而今此塚垂沒於水又琵琶圻古塚墮水甓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按志乘所記此類多矣筮短龜長此尤其信而有徵者龜誠有知而當時葬者從筮不從龜

豈其不務爲久遠計邪將然疑之間天定而人不能違者邪然塚可八百年不爲不久龜猶言凶然則葬地得元吉之兆者殆千百無一二也其果盡然邪

聞善不善

聞人言善則疑之言不善則信之小善則小疑之大善則大疑之小不善則小信之大不善則大信之此家情之忮而世道之薄也原其所以若此者何哉聞善而疑者已不能有是則曰是人安能有是是必僞也聞不善而信者已不能無是則曰是人固宜有是是必眞也小善非所喜況大善乎小不善非所怪何

有於大不善乎雖有不若此者然亦希矣君子之道不使人得售欺於我然而有時焉售欺於我不害其爲明且詰者知人性之本善而欲與人爲善不欲人爲不善者著入音於其心而著如字於其體也有學爲君子者於此知小人之道不可蹈而闇善也不能無疑闇不善也不能無信此其隱微深錮之病不痛自克治則終莫之瘳也已

許渤

明道先生嘗言許渤每夙興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卽終日不換又云渤在潤州與范希文

胡宿周茂叔遊明道之言如此此蓋稱之也論者謂渤
愚人特以其無世俗浮薄氣故大人君子亦安與之
遊愚竊意此評有未盡者渤之爲人未知果何所至
卽此一節亦足以想見其凝定之性矣每見世人於
衣帶巾襪之閒終日紛紛更換不已心神所注不出
乎此此等躁動之人安望其從事於學有所成就乎
但加檢攝令適於中卽可矣紛紛何爲哉

杜甫二則

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云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
參錯天下爲邦伯天下可少安嗚呼不敢望多得其

人但云十數公又偏聚一兩處卽不均之歎難免也而禍亂之發未可知也故覩其落落然參錯無甚疏密焉此之用心與孔子思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者夫何遠乎惜乎唐有如此之人竟使之困踣道塗以歿也嗚呼生民之不幸可勝言哉

杜甫之救房相可謂忠且正矣其祭文有曰見時危急致變生死君胡不鬭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身愧恥嗚呼此眞大賢君子之用心也哉彼小丈夫者方以能直諫自矜何其自待薄哉

李斯二則

李斯辭荀卿西入秦時雖明知後日具五刑腰斬咸陽市妻子屠戮若犬豕萬無一免彼固斷然就之無所遲回也小人之志富貴冰視鼎鑊與君子之狥仁義其鷙猛均也不如此不足謂之志富貴

今之學者誦說孔孟未嘗不嗤鄙李斯之爲人然讀其詬莫大於卑賤數言有不深然之於心者幾何人哉特以材器更劣志願尤微鼴鼠飲河果腹而止故功烈一無所就而得禍亦必不若斯之酷孟子曰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如斯者古今一二見斯之徒葢不可勝數也以覆人國而毒生民不有餘乎

傳注

書之有傳注其始於易乎文王作卦辭周公本其意而爲爻辭孔子又爲十翼此卽傳注也孔子自言述而不作蓋實無所作非徒謙也春秋脩魯史欲行文武周公致治之道亦非作也後唯朱子深得孔子之意朱子解經正猶孟子言曾子能養親之志委曲承順唯恐失之其有不可逆知者則亦自下已意不苟狥舊說此謂傳耳詩是猶中庸所謂善繼者也嗚呼孔子而下萬古一人而已非心知其意者惡足與語此

孫策

孟子稱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堯得舜舜得禹上聖之事非後代所可復見至如命世之才創立基緒而付託非人卒致隳壞遺恨九原者可勝道哉余以是服孫策之知人度越尋常萬萬也策臨卒張昭等謂當以兵屬儼儼權弟也更名翊驍悍英果有策風而策不用昭等言呼權佩以印綬人情恆喜類已者若漢宣帝唐太宗及明之燕王皆未免於此後乃自克然亦幾岌岌矣獨策不然權旣嗣位用能固江東之業與曹氏相支梧者六十年謂非策之所貽而何儼竟爲左右所殺向使立儼是亦一策而已矣

策不以類已者爲賢此所以不可及也

論聖之任

孟子曰伊尹古聖人之任者也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爲天民之先覺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聖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說湯以伐夏救民吾觀自古聖人未有不以身任天下者也如伊尹之所任則伐夏救民之一事而已其他蓋不暇計伯夷避孤竹之位餓死首陽其志以父子君臣之道不可廢是亦非無所任者至於孔子道愈宏德愈盛所任亦愈大所謂如天地之無不持載

焦不覆蕢賢於堯舜遠者其視伯夷伊尹不翅之霄龍爲火之司各宜力於帝世者乎故曰聖譬則力也自古聖人皆烏獲也孔子聖人中之烏獲也天地所以不隕墜日月所以不銷鑠山川所以不崩潰而民人所以不化爲魑魅異物相噉食以盡者恃此而已由聖人而下材器大小不同大約任其所任以無繇厥職然後農之種者可得而食之女之織者可得而衣之若乃於道無蠡蚕之助於人無絲粟之益而日營營於私利苟得而不慙者彼其一身之微不能自任而待人以生是則農夫紅女之不若也可無少思

乎

漢哀帝唐高宗

漢哀帝欲以天下禪嬖臣董賢唐高宗欲下詔遜位於悍妻武氏其欲行從古未有之典禮嬖臣未有爲天子者故亦曰從古未有耳一也雖然哀之禪溺於愛也溺於愛者已欲禪而禪之故其事可得而止也高之禪惕於威也惕於威者非自欲之而勢將不由乎已故其事亦竟不可得而止也由此論之哀猶賢於高遠矣獨奈何士大夫庶人而有若雉奴鶩者之多邪

項王不殺太公

項王將烹太公漢王語云云項王怒欲殺太公用項伯言而止論者引左氏蕭同叔子之對謂高祖性明達時與古合羽感斯言迄不殺太公乃知鷙猛之人未嘗無天理特在乎有以發之爾愚以爲漢與楚爭天下其勢不容但已不幸太公爲楚得則俎上之事固莫之能禁也楚方欲居之以市於漢故以分羹之言絕其意又得項伯明告以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雖無志於爭天下則逞其一時之暴可也必不能無志於爭天下則太公之不殺其事瞭然事固有似險而實安者此類是也項王雖鷙猛猶欲釋太公以

爲後圖謂其有人君之德者非也而曰感發其胸中之天理者此儒生之迂論也楚漢方戰爭知相屠滅已耳何天理之有哉

秦楚

周自東遷迄於戰國之季削微甚矣周雖入於秦然周之亡直自亡耳非秦之能亡之也難秦者六王六王之中楚最大地居海內之半故秦雖與周爲代實與六國爲代六國以楚爲長則是秦與楚爲代也是以有三戶亡秦之讖劉項起而乘之其北面者則楚之後也秦代周帝天下而劉項虎爭之時不聞所有

以興周爲名者者葢自六王時而人心已無周久矣勝復之數不在周而在楚斷可知也自後曹氏代漢而昭烈興於蜀司馬氏滅蜀而朔土之豪猶假劉氏爲號以至後唐莊宗南唐烈祖及元末龍鳳紀年之事眞僞成敗雖殊莫不因其所代以爲報焉始之者楚也

趙括柴克宏母

趙括善言兵自以天下莫能當括母知其不可爲將上書趙王請得無隨坐果致長平之敗南唐柴克宏當元宗規取中原時未嘗一語及軍旅其後克宏母

自表其子可爲將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元宗用之果大破吳越兵是二母者其知子之明若燭照數計不疑於心其君一違之一聽之而禍福立見亦可謂奇矣兵事非婦人所識將之勝任以否必用之乃見而二母之言若彼者知之眞故也然則曾參之母其知子豈顧不若二母邪而不免投杼於三至之言何哉原夫所以爲是說者蓋以深著夫讒賊之人噂沓之口使人回惑耳目變移心意而不及覺爲絕可痛耳假如括克宏方將兵時或妄告以大勝負狀其言沓至眞若有是事者吾知二母亦且驚

且惑不能自主也要之不害爲知子之明其且驚且惑不移晷而復矣

棄材

夫爲文章者與其過於琢雕寧過於渾樸渾樸之文加之琢雕可爲也琢雕之文欲反而之渾樸不可爲也琢雕者譬之碎璧無復完之理斷絲無再續之期夫豈獨文章哉子弟天質朴茂有餘充之可進於彬郁若智故旣勝口舌旣銛年歲益增浮巧滋甚習與性成不辭反恥雖有直諒之友覩其如此無可發其一言知言之而無益也亦終爲棄材而已矣

此木軒雜著卷四終

此木軒雜著卷五

雲間焦袁熹南浦撰　後學蔡學𪫟藏　蔡學遜杏村　校字

北山愚叟

列子有北山愚叟之說其說謂吾之子孫無窮極也而山不加崇何患其不平乎此列子之寓言也竊以爲孔孟正足當之孔子志老者安朋友信少者懷孟子欲得人授五畝宅百畝田什一而稅與庠序之事當世莫能行猶俟之後世今倐歲二千餘矣中間若文中子程子張子朱子許仲平之屬志孔孟之志學

孔孟之學者竟不得一行其道或僅以小試俗儒曲學阿世者遂謂唐虞三王之治終不可復不知乾坤一日未毀人類一日未息則孔孟之心無時而已雖更百千萬年有能爲之者與身自爲之何異乎夫北山愚叟期諸其子孫子孫固有時而絕也若夫嗣道學之傳以精神相付授者則可以終古如一身也小試不已而大行焉必有其會矣然而曲學阿世之俗儒目笑而心非之者豈特一河曲知叟而已哉噫豈知知者之爲大愚而其愚不可及者舍孔孟則孰當之乎

敲門磚

孔子曰古之學為已也今之學為人也孟子所謂修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遂棄其天爵則為人者之所必至也為人矣誠無愛於天爵不棄何為然此孔子孟子之所謂今爾後世之所以要人爵者文焉而已矣今制科之文公卿大夫皆由此而得之其得者則曰此敲門磚也門啓曆用磚為是固非天爵之比棄與否皆無足言然而以磚視之者則可謂寡情之甚也五代時有劉詞者以勇著官團練使居恆必枕戈甲以卧曰吾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忘之彼掇

高科躋膴仕汲汲然唯貨賄是求田舍是問歲月未幾視之以制科之文已懵然不辨爲何物者其有愧於劉君多矣

四其

唐天授中郭宏霸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后大悅擢御史大夫時號四其御史按宏霸之文有所效而爲也新莽時張竦爲劉嘉作奏有曰今天下聞崇之反咸欲騖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衝其胸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夷其屋焚其器宏霸四其竦乃

倍之噫嘻小人效尤之態前後相望乃至語言辭氣亦多相似有如是哉

三國志注

陳壽三國志見稱於文中子而筆削過嚴事辭多未周備裴松之爲之注辨正譌謬旁及諸家謂爲陳氏功臣誠不虛也其論曹公答諸將語以爲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失實彌遠孫氏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又論陳泰答司馬昭語云孫盛改易泰言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記

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違實固所不敢況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至哉裴君之言洵史家之元龜也然而裴之爲人識趣不遠頗近迂愚凡有數條亘可嗤點請獻所疑用質來哲

曹公爲子整與袁譚結婚裴云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爲紹服三年而於再期之內以行吉禮悖矣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言未必便以此年成禮夫天下方大亂爭利乘便將靡不爲況於此之小失魏武命世之傑乃當謭謭拘拘一至是乎裴以此訾結婚之言非也

陳志言葬高貴鄉公以王禮漢晉春秋則曰下車數乘不設旌旐何以爲王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愚謂司馬氏弑主大惡雖葬用天子盛禮邱山之罪曾何減於毫末是固無足辨者至如裴君之論其然豈其然乎當時畏司馬之虐焰雖令以王禮葬而倉卒掩藏周章畢事元凶既不加責羣下亦復吞聲儀物不備固情事所宜有也壽以晉臣書晉事聊存此令以示猶有恩禮云爾二家之記非有矛盾也

陳志評曰董卓狠戾賊忍暴虐不仁袁術奢淫放肆

桀不終已松之以賊忍不仁於辭爲重愚謂古辭多不厭重複壽之評卓又是甚甚之辭非爲病也然裴此語亦是一理緝綴之家所宜知者至云奢淫不終未足見術之大惡則似未識史家之意蓋猖狂於時妄自尊立滔天之罪自不假於貶絕語其狼狽之由遺笑萬世意亦足矣

陳志評傅嘏用才達顯松之以爲嘏識量名輩實當時高流壽此言於題目爲拙又不足以見嘏之美按傅嘏身在魏朝而唯司馬氏之私人是比毋邱儉文欽之敗嘏實有謀雖才識過人祇爲司馬氏用所謂

弑父與君無不從之者其餘更何足稱歎承祚史筆深得顯微之體裴君之見一何陋乎其難傅子了夏侯元必敗不與之交而以明智交鍾會語謂非所以益嘏是不知嘏所不與如夏侯及李豐之徒竝乃心魏室而不免屠滅故嘏遠之若鍾會小子則正是嘏一輩人機悟賞契有若椒蘭豈嘏憂其後來之必敗而與夏侯等同在棄絕之科哉嘏之心曲炳然可見松之於此直是懵然胸臆易馳神識有限如裴君者正可為史家奴耳

魏略載明帝惜張郃之死辛毗以武文二祖為譬松

之以爲擬人非倫進違其類退似諂佞佐治剛正之體不宜有此愚謂古人之言取達本情足相曉喻而已不似後人拘忌也舉魏二主以大明細失倫之嫌蓋非所屑意者

楊阜諫營宮殿疏有曰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猶不言也裴以爲忠至之道非爲身謀如阜斯言則發憤爲已豈爲國哉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其裴君之謂乎以辭害志愚智皆知不然故不深辨

滿寵不聽或融屬考訊太尉彪如法旣而言之於魏武帥日赦出彪或融更善寵裴君云寵以此爲能酷

吏之用心耳雖有後善何解前虐愚以謂操之忌楊公深矣若不加考掠而但受辭則操意將不可回寵之不聽二賢請屬乃所以全楊公也裴之持論誠君子也恐於事情未爲得之

王昶戒兄子及子書稱之以爲若郭伯益劉公幹文舒既友之於昔不宜復毀之於今形諸翰墨永傳後葉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前世之惡按昶書評伯益曰宏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評公幹曰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義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是則

雖復列其所短而不害爲揚其所長與夫輕肆詆訾者較然殊科裴之責昶未爲允也

袁子曰張昭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故曰孫將軍能賢亮而不能盡亮是以不留松之駮云亮君臣相遇希世一時⿰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愚則謂葛生行已誠如世期所言然客主酬對豈皆吐露本情聊假此辭以申素志有何不可乎世期之於諸葛可謂得其體矣而未得其用也

松之難郭冲四事謂祁山出師傷缺者衆三郡歸降

而不能有姜維天水匹夫獲之於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蜀人何爲相賀乎愚謂兵氣忌在沮喪物情喜於奮揚今丞相興討賊之師雖則街亭敗衄猶復拔衆以歸得儁乃返蜀人迎門而賀何足爲疑乎蓋人情有所不快則見者相爲慰譬兄於此番不謂竟無毫毛之功但有邱山之辱相賀之言尤其宜也至於吞魏之志形諸色辭郭生謂蜀人咸知之者以爲至是彌復灼然爾非謂前此都不能曉正使立言小失吹毛而求亦爲可已

魏書言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裴君駁之以爲孔明

之略豈爲仲達嘔血盡自誇大之言也愚謂欽重諸葛恐或傷之千載而下人有同心裴之持論誠足使人傾聽謂此爲魏國誇大之詞當矣然有生之倫大期將至不能無病病必有所苦夫以命世之才而憂勞盡瘁至於嘔血事容有之奚足爲葛生玷乎如裴之見必謂羽扇綸巾不爲仲達所困則將意其無病而終乎若有他病苦者庸得免於憂恚之疑也

曹公不遣追關羽裴君美之謂非有王伯之度孰能至於此愚以爲曹公之智深矣雖貪羽貫甚而知其終不肯爲已用拘畱無益故假爲大度之言以市德

爾

陳志許吳主權曰讒說殄行㬰嗣廢絕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哉後葉陵遲遂至覆國未必不由此也松之難云孫權橫廢無罪之子雖爲兆亂然國之傾覆自由皓之昏暴不在於廢黜也若權不廢和皓爲世適終至滅亡使亮保國祚休不早死則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此木生曰以東吳後嗣而觀裴君此論所謂金城之固豈可攻哉然而陳裴之優劣正見於此何以言之夫以無罪之㬰橫見廢斥權之失德於是爲大有不數傳而傾覆之理假令權

能盡貽厥之道立長世之規天人默相佑助事勢亦當轉移或休旣嗣位而晧以他故弗立或暫立而早殞其命不得恣行凶虐事有萬緒豈唯一途史臣据理而訐祇可言其大都不能屑屑也如裴之見則是權之廢和反爲無失雖有兆亂之云何以使來者懲其覆轍乎

江表傳曰權旣卽尊位會百官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權所以不相昭者以昔駮周瑜等議爲非也松之曰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爲一豈有兵

連禍結遂爲戰國之弊乎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况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昭爲人謀豈不忠且正乎異哉裴生於魏氏本異代之臣而何其心之知有魏不知有漢也孫氏席父兄之業據有江東初無乃心漢室之誠然赤壁之事義士爲之快心者以其能摧挫曹公使混一之功什有六七而竟不得成也假令從昭等議江東便爲曹有將恐西蜀一偶亦復難以自立是則炎劉之鼎瑜肅諸臣不爲無助昭之失計宜爲英主所咍將以何說而得解免乎且三方鼎足誠非生民之幸然使曹氏

遂得併吞六合而身爲漢賊豈能久竊神器永無戰爭新莽之禍亦可鑒也謂昭之議爲有大當於天下誠不能解其何說

孫權

孫權欲親征公孫淵是乃一時激於忿恥而然權雖荒毦猶善量度事宜正使羣下無一人諫沮亦終不親行然必得陸遜陸瑁等一再上疏而後止者輕發之失旣已在前如綸之命不容但已也此偏霸之陋態適足以爲笑於來世而已瑁等百方譬曉備陳苦言人臣將順之道安得不爾原其所以竟止者實非

由諫諍之力也

嚴子陵

子陵光武之友千載以爲美談嘗試論之漢之士立奇節自見於世者不可勝數如梁伯鸞尤爲無謂而世爲艷稱之其志在垂名後世而已子陵自度材智學術不能大有所濟於生民不如塵視軒裳僚友萬乘以成其高而光武處之亦但可如此其曰狂奴故態蓋相知之言也謂子陵有深識遠見又疑光武不能大用子陵用之即東漢之治可爲三代者皆非也古人誠爲可愛愛之太甚致古人不免抱慚九原豈非

後儒之過哉

華子魚

東京之季士尙行義華子魚與邴管兩生合成一龍華乃更爲之首史籍所記華之懿行不一而足誠一時名德也然頗怪駱統父俊爲陳相以不予袁術糧見殺其人義烈士而華取其婦以爲小妻後婦故適本非先聖所禁君子哀俊之死似不應身自取之爾時淸議了不以華此舉爲非何也華在魏朝公卿竝賜沒入生口華獨出而嫁之以彼準此華之立名非眞亦可見矣至夫黨曹之惡爲世大僇不復論論其

細者

李杜

李杜二公詩歌外各有文若干篇太白言言耀穎字字粲花而拾其咳唾者未免俗氣李實自不免於俗也子美才筆自方楊子雲枚皐其表狀等一味朴誠視其君如父母直欲無所不說而莊肅之體全覺憒然殆令人失笑者村夫子之詔所自來也要之忠義根乎心肺雖夢寐中囈語與上殿奏對不覺有異既無豪髮虛假自然無豪髮俗氣故似俗而非俗者子美是也太白亦非有虛假者特以客氣不除故吾直

題之曰俗爾

自焚

漢戴封爲西華令遇旱慨治功無感乃積柴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又張熹爲平與令時大旱禱雩未獲應乃積柴自焚主簿崇小史張化從焚焉俟火既燎天靈感應即澍雨（二事見水經注）此二君者忘身救民之心一也正使燋爛之後終不得雨抑豈可以優劣論乎至如劉虞之事覩天夢夢又可哀也

人才

世道之衰盛視所出人才何如人才之大者備廟堂文武之用所不敢知至如人家奴僕僮婢二三十年前尚多醇謹忠實者近乃了不可得又匪止一兩家爲然以此觀之江河之勢居可見矣然豈眞莫之致而自至者邪利欲漸靡入於肌骨遂令此曹如一氣所育無有高下亦可爲之累欷也

班氏兄弟

班固與超兄弟也並負傑出之才文武異業固附竇氏身斃犴獄君子惜焉而超以三十六人立大功於殊域封侯萬里外竟成投筆之志校之於固似爲優

矣然固雖身名不終而勒成前漢一書與司馬子長並垂不朽超之功在一時而固之功乃在後世二者又孰多乎要之兄弟若二人者誠古今無兩哉

劉先主

劉先主征吳敗於陸遜死者八萬餘人以宗社生靈大計而論此舉誠爲失之然先主斷然行之無反顧意忠智如諸葛公亦不復有言者其故何邪此唯劉曄知之最深曄之言曰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於始終之分不足嗚呼先主君臣之契古今所不再見此所以千載而下讀其書

者猶爲之感慨於邑痛心疾首於東吳而不能已已也然則先主此舉所得亦已多矣

呂蒙墓

仇滄柱杜詩注云近年常州呂城人脩關壯繆廟掘地正得呂蒙墓按蒙本傳不詳葬處但云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不知即此墓否古時多置疑塚雖人臣亦然未可定也若此墓中朽骨則是眞呂蒙不疑古墓被發者多矣惻愴之懷愚智之所同有而此事獨快於人心豈不以壯繆故哉嗚呼忠義之於人重矣哉

戶口

自古天下擾亂戶口或二三十分而存一二非特兵刃饑疫而已民間產子念不能存活率多不舉此所以一二十年後存者益少不相繼續以至凋耗甚也鍾繇在魏議復肉刑其言曰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觀此可知汲汲欲戶口增多也然繇此議舛戾之甚將以二方鼎峙故不果行亦生民之幸乎繇小子會竟以反畔誅

泰追王

越絕書記秦元王立二十年平王立二十三年惠文王立二十七年武王立四年昭襄王亦立五十六年滅周孝文王一年莊襄王更號太上皇帝立三年以史記考之所謂元王者即獻公而平王者即孝公也雖年數小有不符而世次正相當是蓋既併天下之後追尊其數世之祖亦猶周之追王太王王季爾然舊謚自可仍之而此亦互異豈追稱之時并易其謚號邪不可知也秦之併吞諸王自孝公發憤爲強而基兆已大定又併王其父自元王至莊襄凡六世七君或當時建立七廟略如前代之制而史家不能詳

也孔子曰其或繼周者所損益可知也豈不信哉然考史記始皇二十五年追尊莊襄爲太上皇而惠文已下王號如故則秦之追加皇號但及其父而止矣與周又不同也周之爵號止王公二等而秦始稱帝併其先爲三等此所以有追王又有追帝之不同也

太上皇

秦之制最爲苟簡而初併天下爲皇帝即尊其父曰太上皇是當時剏立此號以尊死者也漢有天下六年矣其父現存而太公之號自若也自非家令之言開發帝意則漢之君臣將終太公世夢夢然而已乎

史臣所謂日不暇給者何其甚哉既而襲秦之號以死者之尊尊生者而後世皆莫能易也蓋亦所謂禮以義起者與

植物

植物亦有知覺試觀有蔓者必附物而繞之物有遠近則捨遠而就近物或遠者必斜長而附之若有見焉此南陽李賢所記也藤蔓之物的的如是兒童皆指而異之然其所以能然者何邪造化心乎生物物各心其心以生不如此則夭枉必多而種或幾乎息故夫捨遠就近斜長而附之者造化實使之而是物

不自知也孰謂其有見哉亦猶夫毛髮齒爪之附於膚體而已知物有知覺而不知所以有是知覺之理謂之見道未也

讀書

世說載桓溫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便不欲聽之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邪余謂此名言也每見學人勤誦習者以紙數爲課程期在精熟此便是爲古人所驅役豈能得其至味乎如遇一詩一文會心可口欲罷不能因而吟諷累數十日都不知此外更有篇卷此境政自大佳較之日盡盈寸者

所得多矣

故事

凡仕於內外者其有故事相沿已久非甚悖義而有害於人仍之可也苟一旦自我革之而使前者愧後者難繼非君子之所樂爲也況其有爲而爲皎皎然以自爲名者以視貪饕庸俗之夫果孰愈哉

夢

明祖始造鈔未就夢神告以用秀才心肝寤思未得曰將殺士子爲之邪賴高后解之用后言取太學積課簿搗而爲之遂成危哉爾時士子也非后言則剡

心之慘其必不免不曰由神啓之乎是何神之喜於毒人而有是夢也余以爲不然夫夢者心神之變也從其所熟之道而出明祖之用殺積於心腑深且熟矣故神若啓之寤而不自喻焉如漢之文帝則必無是夢矣非神之有仁與虐也一由其主心所自爲而已矣

牧濳詩句

元僧牧濳有句云疾進氣雖銳久踐塗乃熟余讀而心悸焉習氣深錮性靈天閼譬之痿痺之疾和扁所不能爲侵尋衰白與死爲鄰夫道消則欲長此弱則

彼强曾未能一念疾進況言熟乎則所熟者必大有物矣可懼可哀孰過於此

文選注二事

文選注載桓譚新論曰揚子雲作甘泉賦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按子雲奏賦在孝成時如譚言則後之劇秦美新及投天祿閣幾死者果別一人邪而班氏爲之傳何憒憒也然譚與子雲生同時所記述何以虛謬若此嘗深思之不得其解夫子雲此賦所謂鬼神於文者腸出之夢固宜有之而明日遂卒之云或後人妄加耳然與否與又記曹子建作感

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按植此賦皆言洛神其序云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則猶諱之也不應自題曰感甄吾意當時編纂陳思文集者知此賦緣甄后而作題曰感甄而明帝見之改從其舊事容有之耳此二事訛謬皆顯顯然而譚者漫不加察又可怪也

王勃

語林載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研因與題太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云云按此言失實之甚文中子歿於大業之末使勃及侍其祖弄筆研爲文

最小須六七歲至唐咸亨間六十餘矣而滕王閣序有童子何知之語何哉史志勃卒年二十九勃之生在貞觀時使文中子尚存豈有不遇與王之歎乎又有謂子安賦滕閣年纔十三者不知出於何書是又因童子何知之語而失之者也勃在麟德初年未及冠至是又數年矣雖非甚少稱童子何害哉噫一勃也或疑於六十或傳爲十三耳學之徒受人愚弄可勝道哉

半藏

東坡金剛經跋尾云有人於虛空中以手指寫諸經

一比邱言惜此諸經止有半藏乃知此法有一念在即爲塵勞云云此木生曰此微妙之言也然其理豈難知哉中庸曰不誠無物物非無也物物者亡物斯亡矣譬如一拜之頃其初肅敬而末忽游散是止有半拜也假釋氏之言以明中庸之旨謂之同道則不可然有不害其爲同者蓋皆以徹底眞實爲貴耳

戴嵩牛

戴嵩畫牛牧童見而笑之世皆以嵩之智不如牧童專與不專異也故曰耕問奴織問婢余頗疑其不然嵩豈不知鬭牛之情狀者邪亦不知而妄作之是俗工

耳何以爲嵩古人作畫或別自有意不可穿鑿求之
王維之雪中蕉亦其例也嵩之此畫蓋不畏牧童之
見而笑之者唯不得令牧童見之則終沒而不顯矣
然亦非所卹也以爲是必有知之者噫安得起嵩於
九原而問之

畫水

東坡記蜀人孫知微得孫位筆法始知微欲於壽寧
院壁作胡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
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
跳蹙之勢洶洶欲奔屋也此木生日此所謂天機所

至倏然而遇若兎起鶻落稍縱即逝者也不得此倏終不可下筆然存存於心固必有時而至也其至於何時則不可知耳此所以為神物也彼衆工之畫死木者按圖而為之計日而成之初無營度終歲之勞亦必無奮袂如風之樂也彼固以為前人之筆法盡在是矣夫豈知無法之為法哉夫以法為法死法也死法但可畫死木然而衆目之所賞者恆在於是可慨也夫

僧

僧謂酒為般若湯魚為水梭花雞為鑽籬菜子瞻曰

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視此何以異余復爲之說曰釋氏以飲酒食肉爲大戒不勝其口腹之欲而犯之然固未嘗不知飲酒食肉之不可也不然酒則酒耳魚則魚耳雞則雞耳復何以曰湯曰花曰菜爲哉是其性之可以作佛者炳然在也人之爲不義而文以美名者由深知不義之不可與此僧無以異也不勝其貪欲以至於是是固非有所不可能也由自不肯耳夫自不肯者自暴棄之甚無志之尤者也其稍有志者如爲僧終其身飲水茹菜而不能斷其貪欲之根則夫水也菜也亦猶夫般若湯而已矣水

棱花攢簇而已矣此又不特學佛之徒所當知也

勃遜之論菊

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勃遜之曰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子瞻曰叔向聞鬷蔑一言得其爲人予於遜之亦云然愚竊以謂遜之此語其情性似孔子蓋鳥有得鳳之一毛者雖不可以爲鳳然而此一毛則眞鳳也或者不得遜之之意獨愛黃菊都不愛其餘然其所愛憎由徇物而然非性然也此可謂學鳳矣謂之似鳳非也噫知其意者蓋難矣

白樂天

中庸稱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其白樂天之謂乎
卑鄙之談俚俗之調朝夕吟咏累千百首非狂非愚
不以爲恥蓋是文外有事深沒其情不欲使衆人皆
得知之此所以爲厚也有村童師者效其體而爲之
乃是別無餘事如貧子披襲或者指之爲古者得道
之流而此貧子亦遂欣然自謂吾殆其人豈不可爲
一笑

狄梁公

武后詔宰相各舉尙書郎一人狄梁公薦其子光嗣
以稱職擢愚謂梁公此舉匪直至公比德前賢蓋欲

以感風后意也王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梁公之意亦猶是爾后亦寤第歎賞其賢使當時有所咨問必將因事開發若觸龍之於趙后矣梁公造次不忘唐室精貫金石人人知之獨此事議者弗及余故表而著之

李文饒近倖論

傅武仲爲舞賦云咸池六英所以陳淸廟協神人也鄭衞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餘日怡蕩非以風民其何害哉李文饒著近倖論謂人君少欲英明者

信任賢能君聽不惑雖有佞臣不得干政無害於理武仲之賦本於風諫之意蓋諧媚之臣所以導其主者多出於此此世主之所甘也若文饒之論蓋自為時事而發然其謬豈不甚哉孔子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夫[illegible]以四代禮樂其卒必戒以鄭聲佞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不使須臾得接耳目盡心志聖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元成諸君提其耳哉雖湯禹之聖猶當兢業如此況其下者乎且武帝任江充貽禍不細明皇寵楊妃安祿山幾喪天下所謂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果得保其終否乎故知聖人之慮遠矣

韓退之

韓退之三上書光範門不報後之讀其文者莫不憤歎以謂庸人據高顯之勢使命世大賢不得展其所學若孟子之遇齊魏之君爲不幸之甚也不知當時宰相盧邁賈耽趙憬三人皆有名德非若臧孫蔽賢鄙夫患失之比退之書固奇偉然亦安能遽知爲豪傑之士而特薦之天子一旦破尋常之格而驟用之哉闕然不報殆未可深責也韓魏公屢薦歐陽永叔於仁宗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誚今

之韓愈也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乎魏公言使愈大用未必有補此世儒之所深疑而吾以爲非過蓋退之不死宰相亦自可至以事勢揆之退之相唐可比李絳楊綰之屬欲其遂大有所爲希蹤三代非所及也則雖謂之無補可矣由此論之唐之於退之蓋未爲負之甚也世儒推之太高故遂使三相者受詆訾於無窮耳

爵服輕重說

爵秩車服命賞之具朝廷所以榮辱人未得則皇皇求得之則不知舞蹈之所以然者上之所易而固甚

樂之也不與則亦不求與之而若夷然不屑就也者
上之所敬而固甚不樂之也於是有歌回波以乞牙
緋垂涕泣以希金紫者往往挈而授之如曰彼其重
吾爵服也如是吾不忍其有欲炙之色而不一嘗也
且感恩則思報人臣之道固當然然此或上之人未
之思與夫貪榮慕進之徒其於爵服也重之實不啻
輕之何以言之假如官卿佐者望正卿若天神焉既
得之郎視故所居官若徒隸之不可復以身試也由
此而上以至公孤亦若是而已矣其輕之也孰加焉
且夫嗜榮利不知厭極是孔子所謂鄙夫也又可以

感恩思報望之乎否邪夫君子者抱關擊柝若將終身焉不稱其職不肯苟享吾爵彼其輕吾爵服之甚也乃所以爲重也故曰上之人殆未之思與

書畫

書者六藝之一而畫不與焉故畫劣於書也絹素之所留遺皆可數百年而鍾王之跡摹勒精巧者後人猶得見其髣髴若畫則不可爲矣僧繇道子僅存其名是畫劣於書也或曰是固然原其初史皇作書其後乃始有畫畫者書之所生與余曰是又不必然也書所以象形象形者卽畫也如日月龜鳥之類非畫

而何唯其不可畫者若天地神鬼之屬於是有指事會意以爲其字而謂之六書是則畫先於書而畫又因於書也善書者以書寓畫錐沙印泥漏痕釵脚皆畫法也而善畫者以畫寓書如溫日觀之蒲萄枝葉鬚莖皆草書法是也

王莽官名

尙書汝作朕虞疏家引王莽自稱爲予立予虞官譏莽誤讀朕虞爲官名以余考之莽改大理曰作士典此水衡都尉曰予虞者徒以士虞字皆單隻故採舜典之文配作予字以名官耳單隻亦有何害附綴誠

爲可歎然謂莽不知作士朕虞之非官名者則固無是理也自古得天下以力無若秦取天下以詐無若莽秦燒滅六經而莽嗜古特甚其德則同故暴亡亦略同也孔子云下愚不移其此二人之謂哉

進說

元攻金汴京其大將以抗拒日久議城下日屠之耶律楚材馳奏以得地無民爲說帝猶豫楚材即詭說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亦何所獲帝遂爲詔止夫欲脫數百萬生民之死於呼吸之頃宜何如其爲說也如所謂好生之德天地之心父

毋天下之道言非不美而未必其主之能聽從也一或不從則彼數百萬生民之罹於鋒刃者我亦與有罪焉此其必不可以稍出於迂闊而不適於事機者也以此觀之楚材之言雖聖人不能易也夫進說於其君事或百途情有萬變與平日著書談道之文豈可同哉故曰仁非智不行忠非才不顯若楚材者豈非天實生之以拯斯民者哉

魏武遺令

司馬溫公讀魏武遺令自謂窺破其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其說曰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

家人婢妾處置周悉無一語及禪代事其意若曰禪代自是後人所爲吾未嘗敎爲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元城劉氏謂以溫公之誠自能識此虛僞之事自宋迄今論者莫不快之以爲千年妖窟一朝發露以愚觀之其實不然凡自作終制者大約言身後衣棺葬埋封樹等事而曹公於此更特瑣細如陸士衡之所譏耳至若禪代之事何得及之且大勢已成亦何用自言之邪司馬昭臨卒亦不聞教其世子行此事也遺令之中必無言及禪代之理則操之屑屑於分香賣履者其不如溫公之說亦明

矣溫公固誠篤而性不甚曉事其爲此說者徒以曹公姦雄求之過深故也不知曹雖姦雄不過貪戀富貴佚樂無厭極之鄙夫其死也與田舍翁媼果何異哉

郭翻

晉徵士郭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誠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以十倍價與之翻之砥志立節久矣不足異也此路人者一何賢哉

與之刀不肯受及再洗再取之酬以十倍之價不聞其固辭也是前之不肯取刃者其眞無所爲而然也如此之人惜乎而佚其名噫行道之人未必無賢者奈之何適不相値而謂人皆貪鄙哉

趙高

趙高既誅二世立子嬰講廟見受璽子嬰稱病不行高自往竟爲子嬰所殺夫高乃一世姦賊子嬰稱病必當謀高其事非難見而高何懵然也曰高之玩弄二世若嬰兒事事順意迄於誅死無纖豪憂畏其視子嬰亦謂生殺唯吾爲耳此其所以輕身一往而不

少猜防與雖然此天也豈人也哉天實生高以禍秦二世亡而高之事已畢天之所以用高者於是止矣不死胡爲乎假令望夷之前二世稍覺寤欲謀高高必不可得殺也非高之智先明而後昏也天未棄之與決然棄之固不可得而同矣

史記書博浪沙事

始皇二十九年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爲盜所驚求弗得王維楨曰此古今一快也曷爲而書盜乎愚曰此固始皇本紀也據始皇而言則是不知何人者也不名曰盜將何所明書盜於張良何損彼自詰盜此

自爲韓報仇敵國指斥之詞曰寇曰賊讀者不以爲怪也況萬乘巡游而一椎震虩不知何來者哉

長吏

陳同父言浦江於婺爲山邑長吏至則相與安樂其俗而已其或貪暴自恣則熟視咨嗟而不敢出一怨憤語同父之言如此誠哉風俗之厚可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夫君子居是國不非其大夫使夫危言抗論而於小民猶有所濟雖非之可也無豪髮之功而徒以益之疾君子弗爲也彼爲長吏者至使人熟視咨嗟不敢怨憤而曾弗悛於厥心是天道之所禁

也我知其弗能久矣

濟王竑

嗚呼宋濟邸之事豈不悲哉竑既立爲皇子且將內禪惡史彌遠指輿地圖之瓊崖曰他日當置彌遠於此又呼彌遠爲新恩取二州名也淺躁如此豈是帝王之器使其得立亦非令辟及霅川之變而竑以兇死由來淺躁之徒固凶禍之所鍾也理宗得之既不以道知有彌遠而不知有天倫律以春秋之義罪不在魯桓宣二君之下徒尊尚理學而不能用賢又何足怪乎凡此皆由宋室不競天心厭之以使其然不

當獨砦彌遠一人也

楊三變

宋楊畏有才辯任縱横始尊王氏學附舒亶亶有罪畏抗章論救已歸洛恐得罪司馬光則曰畏官夔峽時深山羣獠聞用司馬相公皆相賀及光卒輒曰光若知道便是臯夔稷卨以不知道故於政事未盡也蘇頌罷畏意欲相蘇轍遂極附轍及轍不相卽上疏詆之初呂大防劉摯爲相畏俱與善已忽助大防攻摯必逐去之及大防覺畏非端士卽首叛大防而薦章惇呂惠卿惇方引畏吏部自助會李淸臣知樞密

安燾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之出畏知眞定自是不復振天下目爲楊三變意若楊畏者豈不自謂識時之俊傑哉瞻候風氣圓轉若神雖百變千變而未有窮也奚止於三哉然而卒以不振則知小人之伎倆固有時而不能用此理之必然者也獨其論司馬公最平最當孔子所謂不以人廢言者與

太宰嚭秦檜

天生凶人以遺國家之禍必有絕出倫輩非常之才使其主醉心焉而不能捨後之人徒見其臣主俱汙辱有百害而無一利則以爲所好惡與人異非至昏

懵何爲若是而不知當日之所以深中其心者固其才質使之而亦莫非天之所爲也吳宰嚭宋秦檜此二人大略相似越絕書言嚭爲人覽聞辯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而檜在當時游定夫胡康侯諸賢皆奇其才以爲類苟文若又云無事不會假令此二人者其才智惠巧不能特出於人則雖欲行其邪心而術有不工無足以傾動人主者夫安能播惡於無窮覆人邦家若反掌之易哉傳所謂有尤物足以移人非偶然也抑越絕又有云人君選士各象其德然則非夫差雖十嚭何畏非高宗雖百檜無能爲也四

凶在唐虞皆就放殛以死少正卯亂魯政竟不免兩

觀之誅彼其才果何所售哉

此木軒雜著卷五終